



十五年前的万人上访

有人认为：1999年“4·25”和平上访是导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其实不然。中共从1996年《光明日报》的舆论攻击开始，就有预谋地系统实施对法轮功的打压了。从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到中共江泽民、罗干一伙扣押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的正面肯定批示；从1998年7月公安部内定法轮功为“×教”，四处派特务收集“罪证”未果，再到动用公安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三年中，打压不断升级。最后终于由警察殴打及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天津事件”，引发了“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

“4·25”上访经过：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天津师范大学的该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出版社方面

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受伤，40多人被抓。天津市政府对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说，抓人是北京的命令，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情况。

拖拉机拖碾十几米 安然无恙

【明慧网】〔山东来稿〕我今年五十四岁。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底的一天，我刚得法不久，中午十一点半骑车下班回家，正停在十字路口，突然被一辆拉着石头的拖拉机从后面撞上。我和自行车一起被卷入车头底部，拖拉机卷着我和自行车右转弯，又行驶了十几米，当时我在车底下想这下完了，就闭着眼睛等死了。

突然我感觉到车轱辘在我后背一转一转的碾压，还能听见路人在喊：“停车！停车！”这下我精神起来了，知道自己还活着，又突然想起《转法轮》里说遇到危险有师父保护，我就想师父会保护我没事的，这样心一下静了下来。

司机大概吓糊涂了，越喊停车越加速，车轱辘在我后背又碾压了

几圈才停下了。司机坐在驾驶座上不动，我自己用尽力气也爬不出来。路人不知道我的情况，没一个人敢过来拉我出来。我就在车底下大声喊：“倒车，倒车，让我出来”。司机听见我的喊声，急忙中可能挂错了档，又加油门往前开了几米才停下。司机还是吓的呆坐在驾驶座上，还是没人敢过来帮我。我好不容易从车底爬出来，又拉出我的自行车。

路人一看我没事，就过来指责司机，说快点上医院检查去。司机脸色苍白的从车上下来，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知道他吓坏了。

我想自己是炼法轮功的，师父保护我了，身体一定没事。就跟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没事，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更不会讹你的。以后开车小心点，回去和别人说说今天的事，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说完，仔细一

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依法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合法出版法轮功著作。时任总理朱镕基与学员代表见了面，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平静离开。他们始终自律，没有口号标语，安静祥和，秩序井然。

“4·25”和平上访得到了海外媒体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并对中国政府的开明做法表示赞扬。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极为妒忌和恐惧。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习惯了以中共“阶级斗争”的变异思维看问题，他看不到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对政府的信任，反说是对其党的“示威”。当晚，江泽民把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

迫害当初，其他六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表示反对。江泽民迫使常委们妥协，并于1999年7月20日一意孤行地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接后页)被国际追查的烟台毓璜顶医院

据国际人权组织对烟台毓璜顶医院的调查，该院移植中心的成员称，一年最少做一百六七十多个肾移植手术，肾源充足，供体健康，曾经给外国人移植。但是，对于供体的来源，却避而不谈，即使在医院内部，也讳莫如深。早在2006年6月，毓璜顶医院就因其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列入追查取证名单。贺秀玲只是每年为毓璜顶医院供给肾脏器官的一百六七十多个受害者之一。◇

看嘿，自行车也完好。我骑上自行车。心里不放心司机，又下了自行车回头看，只见司机正对着我深深的鞠躬。

这件事过去十几年了，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我都流泪，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明慧资料馆

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37-38)

一幅幅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暴露无遗。其中前排游行学员所持的遗像：左2为烟台芝罘区的贺秀玲，左3为烟台招远的赵金华。

图片摘自：2009年6月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六大道举行盛大游行。

妻子疑被活摘器官 丈夫遭封口夺命

2004年3月11日上午10点多，在烟台毓璜顶医院太平间，匆匆赶到的亲属见到了贺秀玲。医院说她得了脑膜炎，已经病故。然而，贺秀玲的丈夫徐承本却发现，妻子的后腰缠着绷带。他很奇怪：脑膜炎怎么会在后腰缠绷带呢？

心脏还在跳动的死者



此时亲属们发现贺秀玲手脚温热，妹妹向贺秀玲呼喊：“姐姐你怎么这样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这么多年没看到我了！”喊声未落，贺秀玲的眼中竟

然“哗”地流下两行眼泪！接着亲属发现她的脸上出现很多汗珠。原来人还没有死！亲属们赶忙找医生来抢救。找了三次，一名男医生和两名女护士才带着心电图仪器过来。心电图纸出来了，亲属们看到上面是跳跃的曲线。贺秀玲的妹妹大声说：“看啊看啊，人还有心跳你们就给送这儿来了！”医生听后大惊，一把撕掉图纸，夺门而逃。

随后，悲愤无奈的亲属们央求停尸房的老头来看看。老头戴上白手套来摸了一下脉搏，确实有跳动，也感到很惊异，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亲属们在医院里四处哀求，却没有医生愿意来抢救。他们向红十字会、110、医疗事故科等处求助，也无人肯救治。

当日下午来了一辆殡仪馆的车，要把贺秀玲抬走。亲属急忙阻止，殡仪馆的人说，是“610”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来拉去火化的。在亲属的极力拦阻下，一息尚存的贺秀玲才没被拉走。

第二天就不允许亲属见贺秀玲了。亲属想到贺秀玲的病房找病友询问详情，却发现一夜之间病人全搬走了！第三天，当亲属被允许再次看见贺秀玲时，贺秀玲的心跳和脉搏已经消失，手脚冰



凉，确认已经死亡。

在贺秀玲蹊跷的死亡背后，到底掩盖着什么秘密？

绑架 烟台市法轮功学员贺秀玲，52岁，2003年8月被公安绑架到烟台南郊看守所。2004年3月从看守所送到烟台毓璜顶医院，院方说是得了“脑膜炎”。

据徐承本回忆，3月10日下午5点多，自己接到芝罘区“610”办公室李文光的电话，说贺秀玲有病正在毓璜顶医院治疗，可以去探望。

当晚7点多，徐承本在六楼神经内科32病房见到妻子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妻子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不能翻身，手和脖子都已变色，生命垂危，却无人护理，不见任何治疗。更凄惨的是，妻子的一只手被铐在床头，手腕处有一层层血痂和伤疤，下身赤裸，在男女进出的病房里无遮无盖，受尽羞辱。

徐承本问妻子哪儿不好，贺秀玲的左眼已睁不开，用手摸胸口，徐承本扶她坐起，她喊痛。贺秀玲吃力地指了指自己的后腰，但徐承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五六分钟后，进来一男一女俩看守。男看守拿来两粒药，徐承本喂妻子服下。还有一杯感冒冲剂。徐承本很奇怪，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服感冒冲剂能起什么作用？而且为什么胸口会痛？

徐承本要求陪床照顾，被拒绝，随后被看守撵出病房。整个探视过程大约十几分钟。

第二天一早7点多，徐承本接到李文光打来的电话，要他赶紧去医院，说贺秀玲已病故，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对贺秀玲后腰的绷带，医院的解释是为贺秀玲做了腰穿刺。可是，出钱治疗的看守所所长张福田却说

没有做穿刺。亲属走访的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脑膜炎根本不需做穿刺。专家还指出病历是被整理过的。原始病历都被拒绝看。后来山东省检察院把原始病历取走了。

3月13日，徐承本与看守所所长张福田签订协议，遗体送到殡仪馆冷冻，没有家属同意不得火化。

徐承本从地方到最高检察院不断上诉，并上网请求联合国立案调查。期间，烟台公安局“610”多次派人当说客，要花钱买通徐承本不再上诉，一次甚至找邻居劝说，开口给十万元，不行可再加。

被迫火化遗体 丈夫遭封口

据专家分析指出：贺秀玲以脑膜炎入院，实际是作为肾脏的活供体，被摘除了肾脏。因肾脏不是最主要的脏器，摘除后，贺秀玲并没有立即死亡；而“610”安排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派人以看护为名监视她，不给打针吃药也不给吃喝，等待她衰竭而死，并施用使其无法说话的药物，临死前与其亲属见一面，给亲属一个“交代”。这样一来，活摘器官的罪行就被“病死”的假相掩盖。

没想到的是，天理昭彰，亲属目睹贺秀玲人未死而躺在停尸房的惨景，拉开了寻求真相的序幕。

2006年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海外曝光后，徐承本更加怀疑妻子是被活摘器官致死。4月19日，徐承本在网上发文敦请国际人权组织对贺秀玲的遗体重新尸检，查明死因。结果第二天，徐承本与贺秀玲的妹妹（都是法轮功学员）被警方绑架到洗脑班，逼迫同意火化遗体，遭到俩人拒绝。紧接着，“610”威逼利诱贺秀玲的独子徐辉同意火化遗体。6月20日，贺秀玲的遗体被火化。

而徐承本在招远洗脑班，迅速消瘦，仅几个月，体重从一百七十斤降到一百零几斤，还出现了意识不清的状态。两年后离世时皮肤溃烂，怀疑是当局为封口对其施用了药物迫害。

(转前页)